



挑先锋

墜子劇

王貴章改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故事是：北國大將韓昌率兵南侵，宋室八千歲到天波楊府挑選先鋒、出兵抗敵；這時楊家“七郎八虎”已經死的死、亡的亡，楊宗保才十五歲就要去當先鋒，佘太君擔心宗保年幼，不肯答應，經過宗保述說自己的戰陣武藝和用兵韜略，終於消除了祖母的憂慮，博得八千歲的贊許，當上了抗敵先鋒。

劇本充分描繪了少年英雄保國禦敵的雄壯氣魄。

714.6

21

保存

存

挑 先 鋒

鑒子劇

王貴章 改編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華東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

1957年5月第一版 1957年5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印張·9,000字

印數：1—1,700冊 定價：0.09元

統一書號：10086·67

挑 先 鋒 (墜子劇)

人物

余太君	九 妹
趙德芳	楊 洪
楊宗保	內侍臣
	家人三名

一 場

趙德芳：(騎馬帶內侍臣一名上)

(唱)韃兒韓昌困太原，

山西百姓遭涂炭。

本御趙德芳，北國銀宗動兵，要奪宋室江山，平南王挂印為帥，馬前缺少先鋒，不免到在楊府，見了太君再作商議。內侍臣！

內 侍：在。

趙德芳：帶路楊府去者。

內 侍：是。

(樂奏大笛牌下場)

第二場

(八姐、九妹攙余太君上)

余太君：(唱)有老身一陣陣緊皺雙眉，
想起來當年事好不傷悲，
雖然說我站在女子行內，
不愛那扎花描鳳坐深閨，
自幼兒立大志學習能為，
跨戰馬手提刀斬將奪魁，
上治國下安民心肝使碎，
不知覺光陰快白了雙眉。
所生下七個子八姐九妹，
兒女們一個個都是英魁，
只因為天齊廟七郎打擂，
得罪下潘仁美賣國奸賊，
闖幽州金沙灘雙龍聚會，
潘洪賊定奸計他把俺虧，
眾兒郎為國家死亡流沛，
老將軍碰死在李陵碑，
六郎兒單槍獨馬闖出敵隊，

回朝来告御狀本参奸賊，
想起来謝金吾气炸我肺，
无故的欺楊門搬弄是非，
小昏王貶我兒充軍发配，
奔云南交趾国三載未归。
上一次詐死埋名瞞万岁，
假扮蛮子任堂惠，
母子倆内宅重相会，
又喜又慟又伤悲，
怕昏王知曉了更要加罪，
自那日出府去至今未回，
在銀安思兒想夫落慟泪。（坐）

楊 洪：（內唱）見了太君說明白。（上白）稟太君。

余太君：何事？

楊 洪：南清宮八王千岁駕到。

余太君：啊……（思索）千岁到必有要事，女兒退了。（八姐、九妹同下）楊洪！

楊 洪：在。

余太君：里边有請。

楊 洪：是，有請千岁！

（趙德芳帶侍臣上，太君接，侍臣下，趙同余進府）

余太君：千岁請坐。

赵德芳：太君請。（坐）

余太君：千岁駕安？

赵德芳：倒也罢了。太君可好？

余太君：怎劳千岁一問！

赵德芳：本當一問。

余太君：臣妻謝問了。

赵德芳：好說。

（楊洪献茶）

余太君：啊！千岁，无事不到楊府，今日到此莫非有什么朝閣大事議論不成？

赵德芳：太君哪！

（唱）北国銀宗把兵动，

破关斬將实在凶。

搶占雁門关一座，

賊韓昌走馬刀劈刘洪生。

占了晋北二十四县，

又困太原一座城。

刘茂有本上金殿，

恳求主公发救兵。

（杨洪同唱）平南王挂印为元帅，

馬前缺少一先鋒，
本御出于无其奈，
来与太君商量通，挑一先鋒退韃
兵。

余太君：（唱）听一言不由吃一惊，
背过臉来暗想情，
千岁楊府来挑將，
莫非說六郎之事被他知情？
低头一計有有有，
我还得用言語把他瞞哄。

千岁！

（接唱）千岁提起出征事，
臣妻一陣心酸疼。
自从楊家保大宋，
七杆枪兩口刀为主尽忠。
南边反了往南战，
北边乱了往北征，
只因为塞北幽州双龙会，
楊家死的真伤情。
大郎北国替主死，
二郎短劍丧性命，

三郎馬踏如泥爛，
四八郎失落無信踪，
五郎削髮當和尚，
七郎兒被潘洪亂箭穿身。
只剩下沙里澄金楊延景，
充軍雲南又把命傾。
如今要有景兒在，
韓昌怎敢犯邊境。
天波府無有先鋒將，
望千歲另想巧計退敵兵。

趙德芳：武寧侯哇！

（唱）銀安殿上我拱拱手，
尊聲太君武寧侯，
提起當年謝楊斗，
潑水在地不能收，
太君海量莫追究，
已往之事一筆勾。
楊府內八姐九妹女中魁首，
你兒妻一個個名貫九州，
楊排風烟火棍世間少有，
全都能作先鋒挂印封侯。

只要有楊家將把先鋒做，
管叫那韓昌賊聞名喪胆 丟盔卸甲把兵
收。

这江山你不搭救无人救，
全看本御把你求。

余太君：千岁啊！

（唱）当初万岁事做錯，

如今后悔莫奈何，

臣妻不追万岁过，

还得忠心保山河，

千岁随我到停灵殿，

赵德芳：太君，到停灵殿干其何事呀？

余太君：（唱）三声把我兒哭活。

赵德芳：哎哟！

余太君：（唱）三声哭活兒楊景，

扶保大宋錦山河。

三声哭不活兒楊景，

千岁！

赵德芳：太君。

余太君：（唱）辞王別駕离朝閣。

赵德芳：哎哟！

(唱)太君故意把我难，

人死怎能把阳还。

赵德芳銀安殿上无言答对，

我哭一声楊郡馬，我的御妹夫，再叫一声万岁老主爷！……闖蕩江山非是容易，眼睁睁大宋天下落入深渊；我的老主爷呀！……

余太君：我哭了一声老將軍，叫，叫一声苦死的兒們哪！楊門七狼八虎，到如今喪的喪亡的亡，好不叫人心碎啊！……

赵德芳：(同哭)我的老主爷呀！

余太君：我的兒呀！

(楊宗保上)

楊宗保：(唱)弯弓跑馬在花园，

百尺高杆射金錢。

进前庭望祖母躬身施礼，

問一声祖母你老可安。

余太君：宗保到此何事？

楊宗保：来給祖母請安来了。

余太君：不必如此，回書館讀書去吧！

楊宗保：奶奶，怪不得我在花园听我姑姑言道，龙舅

来啦，不錯，就是我龙舅来咧。見過龙舅！

赵德芳：免了。

佘太君：宗保下边讀書去吧。

楊宗保：我看龙舅面帶愁容，莫非有什么朝閣大事不成？

佘太君：我与你龙舅講話，孩子家真来多口！

楊宗保：奶奶，只許你給我龙舅說話，难道就不許俺和龙舅說兩句啦？

佘太君：这朝閣大事何用你管？

楊宗保：噢！这朝閣大事，俺小孩連問都不叫問問嘍？

佘太君：真来强嘴！

楊宗保：不叫問就不問，你們說你們的，俺在一旁听听还不成嘍？

佘太君：不讓你听，还不退了！

赵德芳：啊！宗保怎么你想明白明白？来来来，我給你講。

楊宗保：好，奶奶你不給說，我龙舅給俺說！

佘太君：（狠狠地看宗保一眼）

赵德芳：啊！宗保是你非曉，北国銀宗动兵，要夺宋室江山，平南王挂印为帅，馬前缺少先

鋒，为此事，我来与你祖母商議来了。

楊宗保：啊！原来为这事呀，龙舅，祖母差何人前去？

赵德芳：哎！你祖母非但不差人前去，反要辞王别駕。

楊宗保：唔！祖母，韃兒犯边不差人前去抵擋，怎么倒要辞王别駕呢？

佘太君：冤家！（手指宗保）

（唱）孩子之家真多口，

多管閑事瞎胡謔！

楊宗保：祖母！

（唱）并非俺多管閑事情，

既食俸祿当尽忠，

祖母欽封武宁侯，

祖父加封楊令公，

給楊家修下天波楼一座，

下馬牌坊皇家贈，

文官过来下轎走，

武將下馬步下行，

当今天子从此过，

先拜宗祠后登程。

若非楊門功劳大，

焉有今日这威风！

赵德芳：（笑）哈……！

佘太君：好蠢才！

（唱）听一言来怒气冲，

胆大蠢才敢逞能！

千岁呀！

（接唱）自从楊家保大宋，

刀枪林里过秋冬。

金沙灘上双龙会，

楊家死得真伤情，

停灵殿打开棺棹看

十口棺材九口空，

俱都是为国捐軀把命丧，

提起出征痛伤情，

至如今楊門只剩下女兒寡妇，

女人家如何能領兵？

楊宗保：（唱）祖母你往这里看，（拍胸伸大拇指）

子孙情願去出征！

赵德芳：（猛然一驚，目視宗保觉得很出奇）唔！

佘太君：啐！

(唱)奴才講話胆不小，

你不知地有多厚天有多高！

剛生的牛犢不怕虎，

兩軍陣枉送性命一條。

楊宗保：不，俺定要去！

趙德芳：宗保，并非你祖母不讓你去。

楊宗保：啊！龍舅，為什麼呢？

趙德芳：宗保！

(唱)御甥兒站在銀安殿，

听本御有話对你言，

只因韓昌武藝好，

力大無窮殺法先，

闖過雁門關一座，

馬踏晉北困太原，

文武群臣都吓破胆，

何況你十四五歲在少年！

楊宗保：龍舅！

(唱)龍舅說我在年輕，

有輩古人对你明，

甘羅十二為宰相，

周瑜九歲能領兵，

宗保年長十五歲，

比他們俺是老英雄！

佘太君：宗保，你還年幼，去不得。快回書館讀書
去吧！

楊宗保：祖母！

（唱）金鋼鑽雖小鑽磁器，

竹竿倒大节节空，

小小狸貓能逼鼠，

牛大的兔子它怕黃鷹。

韓昌好比一場雪，

宗保我比太陽星，

太陽一出展三展，

管叫他一場霜雪影无踪。

我若到在兩軍陣，

活捉韓昌賊頭精。

我把韓昌擒拿住，

給死去的祖父活祭靈！

趙德芳：好大的口氣呀！哈……

佘太君：黃口孺子，滿嘴胡言，還不下站！

楊宗保：祖母！

（唱）三尺龍泉萬卷書，

父母生我意何如，
为人不能把仇报，

枉为男兒大丈夫！

赵德芳：着，着，着……着哇！为人不把仇来报，
枉为男兒大丈夫。

余太君：小小年紀，你不是韓昌的对手！

楊宗保：祖母啊！怎么夸韓昌的威风，灭孙兒的志
气，难道你不知我在花园，白天习武，練
得刀枪劍戟，夜間习文，熟讀黃公韜略，
兩軍陣前拿不住韓昌誓不为人也！

余太君：（大驚）嗯，你給我住了！

赵德芳：甥兒既是文武全才，講来我听。

楊宗保：請听！

（扑灯蛾）

年幼胆气豪胆气豪，

長拳短打，扎枪劈刀，百步穿楊，双鳳夺
巢，双鳳夺巢。

拳打南山豹，足踢北海蛟，讀过武子兵
書，熟通黃公韜略，兴兵布陣我都曉，我
都曉。

当先鋒，逢山开道，遇水迭桥，見龙鋸

角，遇虎拔毛，拿韓昌把仇消，捉銀宗刮千刀，与国家平定边疆，管叫他年年进宝岁岁来朝！（伸大拇指）

余太君：（狠狠的瞪宗保一眼）唉！

赵德芳：这真乃是少年英雄啊哈……！

余太君：千岁，他虽有报国之意，并无治国之才。

赵德芳：啊！……

楊宗保：祖母，我学会兵書战策，練得武艺精通，我无治国之才，誰有治国之才？

余太君：哼！真来的狂傲！

楊宗保：孙兒我半点也不狂傲。

余太君：你懂得什么叫治国之道……哼！

楊宗保：祖母，治国之道，先选其才，后观其行，口能言，身能行，国之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国之器也。口能言，身不能行，国之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治国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难治，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乃治国之道也。

赵德芳：講的好！你再說为將兴兵。